

## ◆记录

## 人在五台山

大祥一中251班 陈 姣

人在五台山,尽在不言中。

我们乘高铁一路向北,跨越两省到达山西太原,再驱车前往五台山。五台山海拔三千多米,比恒山都高了二分之一。车飞速疾驰时,远远可以看见山体的轮廓,黛青色的山峰如一道利眉一般,斜挑在天地之间。层林尽染,虽未入山,但清冷入骨的寒意却已将我们丝丝缕缕地缠住了。

下了车,我们三三两两地上山。我依照惯例地走在最后,从山脚仰望,五台山高耸入云,奇峭的山石仿佛悬在空中,栈道、索链也像是凭空浮着的,鸦青色、深绿色、浅棕色、灰白色、黄桐色、乌青色的各种树木草叶,一齐密匝匝地“倒”在山上。空旷而寂静的山谷里,能听见山泉低声的呢喃,不时有鸟群从山边成群飞过,发出呜咽一般地悲鸣声。大大小小的树林,全是警惕地用枝叶为刀刃,用寒意作恐吓,锋芒毕露地向游客们张扬。在这清冷的氛围里,唯有杂草温柔地覆盖在山体上,郁郁葱葱,生生不息。

遥远的松涛从山那边涌了过来,以一种波浪般奔腾的形势在山野上狂野地怒吼,当风声稍稍缓下来时,松涛便失去了怒意。在这样山清林凄、空旷悠然的境界里,连呼吸都逐渐变得悠长。

沿栈道前行,足踏青石台阶,古风便是在这时洋溢挥洒出来的,后面是陡崖峭石,一望深不见底。前面是一层又一层的石阶,绿幽幽的青苔如鳞片一般细细覆在其上,天地间,寂然无声。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上了山,我们住在一间旅馆里,隔壁有一座寺,寺里的和尚大多是藏族人。那里有个和尚,被其它人尊称为“阿讼上师”,经常在五台山上上下下游走。我在山林中悄然行走时,偶尔也会碰见阿讼上师。阿讼上师很年轻,约摸二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平时少言寡语,但对于五台山的客人却是极为礼貌的。

有一日,阿讼上师领我们去点灯。我在五台山共住了九天,每晚都点一千盏灯,合起来也有一万盏灯了。阿讼上师说这是用来祈福的,但不一定灵验。我说,虽然不一定灵验,但起码是个希望,总归是好的。他微微一笑,说:“佛祖释迦牟尼以前也是人,生年这么多人上五台山,一个人就要点一万盏灯。你说,这么多的愿望全托给佛祖,佛祖就不会觉得累吗?”我笑着继续点灯,说:“当然了,佛祖也是人嘛。”于是大家一齐笑起来,那晚的灯格外得亮,灿烂的灯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每处都是一副明艳动人的景象。

唯有那被灯火点得过的蜡烛,悄悄地,寂然无声地,我们每个人开怀大笑时,缓缓淌下泪来。

五台山的奇事是很多的,例如那儿的苹果,据我目测,直径大约有三四厘米,总体积与一个仙贝差不多大。虽然说很是红润,但分量却是小得可怜。

在五台山呆久了,感觉自己也融入了五台山的脉搏里,五台山总有一

种魅力,让所有赤过的人生出一种“永恒”的错觉。这里的居民、和尚、供奉,都是以一种朴实无华的气质来“隐居”于此。是的,五台山的人,仿佛都是在山中隐居的隐士,朝起暮归,山野苍茫,日出而升,日落而降。每至傍晚,寺里的钟就会被阿讼上师准时敲响,然后所有的和尚都会用我听不懂的藏文来诵经,配合着庄严的音由,和着寺里一声又一声哀婉的钟鸣声,传到了五台山每一个角落。

我总会站在寺前,静静谛听,惨白的月光倾泻在五台山上,流动成水晶一般旋着的月华,耳边,唯有钟声余韵,沉沉地响着,响遍了整座山野。

离开时,是清晨,阿讼上师送了我一条白色的哈达;带我们走出五台山,而我,像是一个误入仙地的凡夫俗子,终是要离开了,没有人知道。这短短九天对我的意义,从最初的生涩到渐渐的熟悉;还有那些独自一人游走五台山的自由张扬,那些偶遇阿讼上师的惊喜,那些点灯时的笑语,那些敲钟时的沉默……却还是远了,未曾开始,却已结束。

晨曦慢慢涌上天边,车子飞快地驶向与五台山相反的地方。阿讼上师站在山脚上,无声地看着我们。他的衣角轻轻翻起,又随风渐落,如一朵忽张忽合的云,在我眼中绽放开去。

五台山在我眼帘中消失了。我闭上眼,浑然不知车窗前闪耀着一道灿烂夺目的日界线。

太阳升起来了,我知道,现在和过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思考

## 风从心上来

邵阳学院中文系 王 琛

风万千姿态,难以捕捉,却时时在身边。看似寻常,却蕴藏无穷。有一种风空洞、性灵,让人迷恋。

独立湖畔,任西风吹起青春的衣裙,清风两袖,这要有怎样的心境才能让风驻留和青睐?风吹白沙,吹走了淡淡的忧愁,也吹去了那白驹过隙的年华。草熏风暖,渐远渐息。风在四季里轮回,等待着每次的涅槃。

春意融融,一阵风绿了大地,吹暖了一池春水,吹弯了万条绿丝绦。吹开了百花在风中演绎着精彩的话剧。

夏日炎炎,风带着激情与火热掠过,所经之处都是情感的灼烧。惟留一片风荷撑着碧玉伞在水面上与风尽情地舞蹈这现实的童话。

秋意阑珊,西风冷冷。风吹来了收获的信息,吹老了丹枫,吹瘦了树林。峭壁上的一棵古松听它诉说古老的故事。

冬日寂寂,朔风怒嚎。肆意的风肃杀了一切的生机,万籁俱寂,一切又回归了最初的平静。风过原野,一片枯叶在风中舞尽最后的翩跹,在泥土中睡去。诧异间,一枝梅花在枝头笑着展现生命的传奇。

听身边的风吟,我的思绪在飘扬。要如何做我才能与你实现心灵的密语?放下杂念,在青山绿水间感

受真真切切的你,那一刻我觉得心上的风吹起来了。

坐在楼台之上,看风表演着它的喜怒哀乐,是件惬意的事情!偶尔一只水禽借风飞过水面,风吹荡起一湖的涟漪,摊开张张笑脸向对岸涌去。此刻水中几条游鱼也跃出水面感受着风的抚摸。此刻的风亦是有情的!

获花深处,哪阵风携带着飞絮落下满天蝴蝶?藕花深处,那阵风吹起了一曲菱歌,惊起了那采莲的少女?海棠树下,那阵风吹起了暗香充盈了飘飘水袖?

风虽无形,实则内心有形。它总在心里发芽。黄埃散漫,那阵风把深闺叹息吹送到玉门关外?伯劳纷飞,那阵东风棒喝了梅树下的放翁?关塞月冷,那阵风吹白了子卿的鬓角?

风是一种形态,行踪不定,刚柔并济。握一丝清风在手,看谁能在无形中领悟有形的生命真谛?看风书写人生的偈语,堆积成篇篇禅理。

乘风破浪,此刻的我立在湖畔,观风之清音。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需要用心去真诚感悟它的包罗万象,让心上的风与之相通,风起,心静,返真。

风是有生命的雕塑家。有谁知道?此刻我正用风在雕刻着多彩的人生。

## ◆诗园

## 四 月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侯振山

蔷薇花,蒲公英  
四月的熏风  
掠过白川青原  
我的小村,似雨非晴  
书页泛潮,笔尖清凉  
老椅子上长满春韵  
诗章就落在莖色流年里  
悠悠滴滴  
我看到  
苔藓爬上古拙的小石阶  
油菜安恬地结它的籽  
看见,南边山坡的笋  
正在用力长成竹子  
老房子外面的阳光里  
都开满了黄色和米色的素简  
小花  
画眉从天边飞到窗纱上  
书本轻轻打开  
旧年妥妥的收藏  
字里行间  
没有了过往的暗淡词章  
空处的留白  
是一朵暮春的云

展开红笺  
再像当初年少那样  
写一篇青春的温婉?  
还是,写一句  
想念的话,别上时光的胸针  
托河水邮递给你  
笔不说话  
风不说话  
云也不说话  
光阴都安静了  
兰草在阶下安睡  
人间四月  
你说,那是最美的时光  
(指导老师:钟建颖)

## 白日闲思

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

履痕过暗苔,空庐没纷音。  
石室留樵客,黄梁纳芥舟。  
意随青烟起,兴同东篱平。  
陋室桑麻话,人衣欲沾青。

## ◆回望

## 木马协奏曲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禹 洁

“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哈;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哈。摇呀摇呀摇呀摇,我像小燕飞上天。”外婆浅浅的吟唱还在耳畔回响,可是,我却长大了。

偶然间在一个被灰尘掩埋的大纸箱中找到了我儿时的玩伴——木马。我怔怔地看着它,拿出帕子细细擦拭,感受着久违了的轮廓。四条胖墩墩的木腿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而它的小耳朵也储存着我许多秘密心事。我轻轻摇动着木马,看着它稳稳地摇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时光一梦,白云苍狗。

仿佛被按下了后退键,过往的种种如黑白影片匆匆倒带,来到了那个遥远而又宁静的村庄。恰巧是午后

小憩的闲暇时间,我和外婆相对坐在小板凳上正吃着新鲜的梨。我看到外公拿着几块木板和一些磨砂纸,手中提着一把锯子笑盈盈地向我们走来,说:“老婆子,今儿我帮咱外孙女做一个小木马你看怎么样?”“那要得,那你得做得好点啊!”“得嘞,能不好吗,给我宝贝外孙女的!”

外公就在旁边做起了木工。我起了兴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看着外公利索地将几块木板用锯子“嘎吱嘎吱”地锯开,而后用磨砂纸细细打磨棱角的粗糙,将木板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连接处用小钉子固定住。这样鼓弄了半天,木马的雏形便出现了。只见外公拿起一支笔在木马的头部的位置上画上眼睛、鼻子和嘴

巴,活灵活现的,大功告成了!

我无比欣喜地冲到木马前坐上去摇动起来,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外婆的儿歌“骑木马,过大山,多快乐,哈哈……”外公收好工具,和外婆一起站在屋檐下看着我乐呵,祖孙三人就那样悠闲安然地待在宁静的院落,黄昏的阳光细细碎碎地洒在外公和外婆的头发上,脸颊上,和他们满眼的慈爱相映成辉。

自那以后,我几乎整天粘着我的小木马。说来也奇怪,每次只要摇动起木马,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就会莫名的心安感。而如果仔细一听,竟能听出“哆来咪”的音符,和着音符轻轻哼唱着熟悉的童谣,那几乎是我童年时光的全部美好。

我盯着这个擦掉灰尘的木马,入了迷,直到眼睛开始酸痛起来。当年的小木马我早已骑不上了,但对我而言,即便只是看着它摇动起来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它仿佛一把木桨带着我在记忆的长河里缓缓前进,陪着我面对路上的艰难险阻,一路安详。

小木马,摇啊摇,带我摇到外婆桥。

## ◆想象

## 蒲公英的心声

大祥区雨溪中学174班 王沾涌

金黄的灰天,一棵蒲公英即将离开母亲的怀抱。

在风伯伯的帮助下,蒲公英开始了它的寻家之旅。

蒲公英来到城市,看着高大的楼房与美丽的街道,便想在城市的马路边安家。准备降落时,却都被满脸灰尘的大树爷爷给制止了。

“你为什么阻止我,我想在这安家。”蒲公英不解地说。

“这里不适合你,你走吧。”大树爷爷用嘶哑的声音说到。

“这里高楼耸天,街道繁华,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安家?”

“这里白天声音嘈杂,灰尘满天。你看我这一身灰,我都快受不了。你快走,这里不适合你。”

蒲公英听了大树爷爷的话后又向

前飞去。它来到了工厂前,准备在工厂旁安家,却被快要枯死的草给制止。

“你为什么阻止我,我要安家。”

“这里,你活不长的,你走吧。”

“为什么,这里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灰尘,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安家?”

“对,虽然这没有灰尘,没有噪音,但这里有更要命的。你看,那高大的工厂排出来的污水,让这里的青蛙与昆虫都死尽了,而且奇臭无比,还有致命的酸雨。你走吧,我就是刚受酸雨淋过的,现在都快不行了。”

蒲公英听完小草的话后,便向别的地方飞去。它去了郊区,却满地都是垃圾;去了公园,却怕别人采摘。

如今,蒲公英仍在空中飘着,越飘越远,不敢下落。

(指导老师:胡志英)

